

## 国际中文教育语法体系中的动词重叠\*

单宝顺、潘碧丝

**摘要:** 动词重叠研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点之一, 研究成果丰硕, 但体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则存在诸多的不足。作为初级阶段的语法知识, 动词重叠在大纲、教材、HSK 等方面的表现都并不一致。本文从形式、意义、用法以及制约因素等四个方面对动词重叠进行了探讨, 以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为双重教学目的, 明确了国际中文教育语法体系中动词重叠的教学内容, 以为今后的教材编写、大纲制定以及教学、考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 动词重叠; 语法体系

**作者:** 单宝顺,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国际中文教育。邮箱: yuyu371@hznu.edu.cn; 潘碧丝,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 研究兴趣是马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邮箱: fanpikshy@um.edu.my。

**Title:** Verb Re-duplication in the Grammar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bstract:** The study of verb re-duplication is one of much discussed topic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It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but at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level,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As part of the grammar knowledge at the primary stage, verb re-duplication is not given consistent attention in syllabus, textbooks, HSK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研制和教学参考语法书系(多卷本)”(17ZDA307)、2021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青年项目(21YH62D)资助

verb reduplication from four aspects: form, meaning, usage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With language knowledge and language ability as the two teaching objectives, it clarifie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verb reduplication in the grammar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textbook compilation, syllabus formulation,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verb reduplication; grammar system

**Authors:** Shan Baosh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are modern Chinese grammar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yuyu371@hznu.edu.cn; Fan Pik Shy, Senior Lecturer of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alaysia-China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fanpikshy@um.edu.my.

## 引言

汉语语法研究百余年来，无论是对西方的理论的借鉴和吸收，还是本土理论的创新和实践，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国际形象的提升，国际中文教育也在不断升温，在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上，我们也不断吸收国外的成果经验以及来自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推动了教学理论的纵深发展。但与两者相比，国际中文教育语法的发展则相对较为缓慢。1958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至今仍是国际中文教育语法的重要参考书，尽管学界不乏相关研究成果，论文、著作、大纲均不断发展，但在体系上都没有跳出《汉语教科书》的框架。与之同时期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随着“语”“文”教育合并和语法理论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前者则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仍通过各类教材、大纲、参考书等体现自身的价值。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之所以发展缓慢，从理论上来看是结构主义的桎梏太紧，从本质上看则是由于对汉语语法本质特征的认识不足、系统性理论研究不足，无法支撑起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是语言能力的培养，即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和第一语言习得不同，第二语言习得需要“学习”过程的参与，而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则是连接学习过程和语言能力目标的桥梁之一。语法项目容易被切分，但语言能力笼统而模糊，如何将两者进行对应，通过何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是困难所在。

## 一、动词重叠研究与教学现状

动词重叠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点之一。范方莲<sup>1</sup>提出“（动词重叠）不是另外一种语法格式”后，学界对动词重叠展开了讨论。随着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发展，动词重叠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其中一些问题的认识尚未取得一致，对动词重叠的语法形式、语法意义、句法功能、制约因素等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这导致国际中文教育，对动词重叠教学的无所适从。

动词重叠的这一语法点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就会涉及。从教材看，其多从“尝试义”“轻松义”角度进入学习。在语法讲解上，主要从轻微、尝试、轻松的角度进行释义。在操练上，练习的主要是尝试、轻松的语法意义且多为请求句，如“可以让我看看吗”“我可以试试吗”等。这与语料库中国际学生对动词重叠的使用情况一致，即多使用尝试义和轻松义，主要在请求句中使用。

可以看出，教材中对动词重叠的讲解和操练并不一致。从讲解上看，主要表现在“轻微义”作为动词重叠的基础意义，缺少典型的可操练的语言环境。事实上，单纯的“轻微义”更多地使用表示小量的补语或宾语来表达。从教材中的例句和练习来看，几乎没有单纯的“轻微义”出现。我们可以说，动词重叠的尝试义和轻松义，都是来源于“轻微义”的，但在句中表现却多为前者，而很少是后者。因此，在讲解中把“轻微义”和“尝试义”以及“轻松义”并列，会造成一定的混淆和困扰。从操练上看，练习中包含了大量表示“请求”的句子，但在讲解中没有任何体现。“请求句”是动词重叠出现的典型语境，从出题者的本意看，应该是对应“尝试义”的练习。但实际上，“尝试义”不一定出现在“请求句”

1 范方莲：《试论所谓“动词重叠”》，《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第264页。

中，如“你也来看看”；“请求句”中的动词重叠也不一定是“尝试义”，如“让我再好好想想”。“在请求句中表示委婉的语气”本来就是动词重叠的典型语法意义之一，是应该在讲解中得到体现的。

## 二、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动词重叠

我们从大纲、教材和考试三个方面来考察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动词重叠。

### （一）《标准》中的动词重叠

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1 年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sup>2</sup> 中，动词重叠出现在二级语法点中，包括“AA”“A—A”“A了A”“ABAB”四种形式。分别举例如下：

- (1) 我能用用你的手机吗？
- (2) 你想想这个字的意思。
- (3) 他看了看我，没说话。
- (4) 请介绍介绍你的女朋友。

从以上内容来看，在大纲中，动词重叠及相关格式主要展现的是未然语境中的委婉意义和已然语境中描述性意义，在未然语境中，所有用例均为祈使语境，在已然语境中，所有用例均为两个动作先后发生的连谓句或顺承复句。这两种情况也分别是动词重叠出现在未然和已然语境中的典型情况。

此外，从形式上看，大纲中缺少离合词的重叠形式，即“AAB（VVO）”形式。从意义上看，没有涉及轻微义、尝试义和轻松义。

因为大纲中不对语法内容进行阐述，仅以举例的方式展示，因此不能了解对动词重叠语法点细节上的教学要求。如否定形式、各形式间的差异等。

2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79页。

## （二）教材中的动词重叠

我们考察了《实用速成汉语》《发展汉语》《博雅汉语》《汉语教程》《汉语精读教程》五套教材，动词重叠大多作为初级阶段的语法点出现。出现的动词重叠形式主要有“AA”“A—A”“ABAB”“AAB”“A了A”“AB了AB”等，但没有一套教材在语法点中出现以上全部6种形式的，在全部教材中出现的只有“AA”“ABAB”两种形式。有些形式虽然没有在语法点中出现，但在注释、练习或后续课文中会出现。如在《发展汉语》中，“A了A”和“AAB”就是作为“AA”的完成体形式和带宾形式默认出现在后续课文中的，没有单独设置语法点。

从对语法点的阐释上看，主要涉及的意义有轻微义、轻松义和尝试义。从相应的例句和练习来看，主要是祈使语境和表示轻松、闲适的惯常语境。

## （三）HSK 中的动词重叠

我们还考察了孔子学院总部/国际汉办编制的《HSK 真题集》一至六级中出现的动词重叠形式，发现其始现于三级考试，且动词重叠形式较多，在听力和阅读部分都有所体现，举例如下：

- (5) 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 (6) 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自己多想想办法。
- (7) 昨天下班经过那家新开的店，进去看了看，觉得不错，就买了。
- (8) 有时候，我会看看新闻或者体育比赛。

真题中出现的动词重叠以出现在祈使语境中为主，也有部分出现在已然语境和惯常语境中。

四级真题中出现的动词重叠形式也较多，举例如下：

- (9) 昨天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家杂志社在招聘高级翻译，你要不要去试一试？
- (10) 你乒乓球打得真不错，有时间能教教我吗？
- (11) 你把网址发给我，我也去看看。

(12) 一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四级真题中的动词重叠形式更多，基本涵盖了动词重叠的各种形式，在语义表现上仍以祈使语境中的表义为主。

五级、六级真题中的动词重叠形式进一步丰富，在表义上出现了不少描述性的用法，进入重叠式的动词也相对比较丰富

(13) 团长打断了女孩儿，摇摇头说：“你没有这个天分。”

(14) 女儿点点头，表示同意。

(15) 他想为儿子把把关，看儿子能不能吃电影这碗饭。

可以看出，在 HSK 中，动词重叠在表义功能上体现得更为丰富。

#### (四) 小结

从大纲、教材和 HSK 三个方面看，动词重叠形式作为语法点一般出现在初级阶段的中期左右，主要涉及到的形式包括“AA”“A—A”“ABAB”“A了A”“AAB”五种，其中“AA”和“ABAB”是基础形式，是最早和最多接触的动词重叠形式。

在形式的差异性上，“AA”和“ABAB”的差异在于基式动词单双音节的差异，而其他形式的差异性则大多不被特别强调，多将“A—A”看作“AA”的等同形式，“A了A”看作“AA”的完成体形式，“AAB”看作“AA”的带宾形式。但除了模糊了不同形式的差异和独特性之外，这样处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A”和“A了A”形式是单音节动词独有的重叠形式，而带宾式则是单双音节所共有的形式，但我们只看到过“AAB(VVO)”形式，从来没有看到过对“ABABO”形式的描述和讲解。

在语义阐释上，大多会首先强调动词重叠的基本语法意义，即小量意义，使用诸如“时间短”等方式描述，并引申出轻松、随便的意义。有些语法阐述中会包含尝试意义，但在课文、例句和练习中都几乎没有涉及尝试意义的句子。

从出现的句子来看，祈使语境是动词重叠形式出现得最多的语境，但这和“小量”“轻松随便”等语义上的阐述有什么关系，并没有很好地说明。也没有出现将“委婉”作为动词重叠语义之一的

语法点阐述。这是目前动词重叠形式教学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即教师、教材的讲解与实际操练、使用的句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不一致的。

### 三、动词重叠形式的教学建议

考虑到动词重叠作为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的语法点，且动词重叠在表义、使用上都比较复杂，我们认为，在动词重叠形式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将“AA”和“ABAB”作为动词重叠最基础的两个形式，明确两者差异为基式是单音节动词还是双音节动词。同时强调“AABB”形式的重叠并不是这类动词重叠形式。双音节动词和单音节动词在进入动词重叠时的表现差异是较为显著的，因此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强调两者的区别，作为两种形式看待。

第二，“AAB”形式需要单独强调出来，不能默认其为“AA”的带宾形式，而是需要将其作为离合式动词的重叠形式明确下来。动词重叠的带宾形式（VVO）并没有必要作为单独的语法点凸显，因为如“试试这件衣服”一类的结构一般是不会发生错误的，那么“试试鞋”这类结构也不应该存在错误。

第三，“A—A”和“AA”在初级阶段可以基本认定为表义相同的格式，但同时要强调双音节动词不具有“A—A”形式。在中高级阶段，可以将“A—A”形式作为看作是“AA”的郑重式，即在郑重、严肃的语境中，倾向于使用“A—A”形式，而在自由、随意的语境中，倾向于使用“AA”形式。

第四，“A了A”形式我们更倾向于将其作为已然语境中的动词重叠形式，而不是作为动词重叠的已然（完成）形式。在初级阶段，我们要注意的是强调“A了A”只允许单音节动词进入，而双音节动词重叠是不具有这一形式的。前文我们提到教材对语法点的讲解和操练并不一致，主要是动词重叠的“轻微义”缺少对应的练习体现，其实“A了A”形式的主要意义就是“轻微义”。如：

(16) 我哪也没去，就是在楼下转了转。

在（16）中，我们可以说“转了转”是没有尝试、轻松、委婉

等意义的，而是只表现为“轻微义”。因此，将“A了A”形式独立出来，而不是作为“AA”形式的完成体，更有利于动词重叠意义和形式的对应以及这一语法点的系统完整。

#### 四、动词重叠意义的教学建议

第一，将表达短暂重复的动作小量意义作为动词重叠形式的基本意义，也即是“轻微义”。这里要明确的是“轻微”的意义是以动作的时短、量小为核心的，这既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轻微”的表义特征，以便更好地运用这一语法点；也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动词重叠的制约条件，即动词要在动作的时间和次数上具有语义特征表现。如：

(17) 他摆了摆手。

(18) 他想了想。

前者的“轻微义”主要表现在动作次数上，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动作时间上。

第二，将“委婉义”做为动词重叠形式的最常见意义。众多学者都表达过祈使句是动词重叠形式出现的主要句式的观点，而动词重叠形式在祈使句中所体现的意义主要是“委婉义”。

从本质上来看，“委婉”并非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而是一种语用功能，是其表示“动作小量”的语法意义的语用体现。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认为“委婉”是动词重叠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一个语用功能，从语用功能角度入手，能够更好地解决动词重叠“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等问题。因此，把“委婉”的功能讲解清楚，对国际学生学习动词重叠的语法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动作小量”和“委婉”之间联系的桥梁是礼貌原则在语言中的隐性体现。正如单宝顺、齐沪扬<sup>3</sup>所认为的，小量策略是汉语中一种重要的隐性礼貌表达方式。而“委婉”本质上就是一种语用上的礼貌表达。

3 单宝顺、齐沪扬：《从“小量”意义看汉语中“礼貌原则”的隐性表达》，《汉语学习》，2014年第5期，第11页。



礼貌表达策略和交际中言语行为的“影响”有关，只有产生“影响”的言语行为才需要使用礼貌表达策略来表达不同的语势和色彩意义。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发话者对听话者所产生的影响，只要该言语行为产生影响，无论是对发话者、受话者还是第三方，都具有“影响度”。我们可以将具有影响度的言语行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是用“尊人”礼貌表达策略的言语行为，如“要求”“建议”“说明”等，如“你最好亲自去看看”；另一类则是需要使用“贬己”礼貌表达策略的言语行为，如“请示”“炫耀”“希冀”等，如“我也想去看看”。

我们将动词重叠表达委婉语气的语用意义和礼貌原则的隐性表达相联系，也是将其作为功能性语法项目来展示。在这一语用意义下，学习者对功能的掌握要比对意义的掌握更为重要。而且，动词重叠的这一语用意义也是其最普遍的使用规则，是应该优先习得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委婉”和“影响度”关系密切，而影响后者的因素众多，需要学习者在大量的交际实践或项目式操练中慢慢掌握。

第三，“尝试义”可以和“委婉义”一起出现，因为“尝试义”出现的大多数语境和“委婉义”是一致的。李人鉴<sup>4</sup>、朱景松<sup>5</sup>等都认为“尝试义”并不是动词重叠所表达的意义，而是整个语句的意义。如邵敬敏、吴吟<sup>6</sup>所说，“尝试”意义不是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如一些“求知性”的动词，出现在祈使句中，必然会带有“尝试”意义，而与重叠与否无关，语境会显示说话者想要有意识地获取某些信息。可见，“尝试义”和“委婉义”一样，都主要出现在祈使句语境中，两者具有一致性。从意义上看，祈使句是发话人要求受话人从事某一动作行为的言语行为，而动词重叠在句中的作用就是将要求从事某一动作行为变成尝试某一动作行为，这显然是一种委婉。

“尝试”意义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说明为什么应该使用

---

4 李人鉴：《关于动词重叠》，《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第9页。

5 朱景松：《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1998年第5期，第386页。

6 邵敬敏、吴吟：《动词重叠的核心意义、派生意义和格式意义》，《汉语学报》，2000年第1期，第186页。

“尝试”意义，即无法解释动词重叠使用的原因。如：

(19)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听听”带有“尝试”意义，但是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在这里使用“尝试”意义。而如果使用“委婉”语用意义则可以解释，(19)在言语行为上的实质是要求听话人表达意见，因此带有“影响度”，出于礼貌原则而使用“委婉”表达方式。

因此，“尝试义”的实质可以看作是动词重叠的“委婉”语用意义。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尝试义”又确实是动词重叠表现出的重要意义之一，在语义上不能进入重叠形式的动词，在赋予“尝试义”之后可以进行重叠。如“病”“丢”“梦”等，只有在表示“尝试义”时才能重叠。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明确出“尝试义”可以让学生更快地了解和使用动词重叠形式，也可以迅速掌握“VV看”这一结构。如：

(20) 谁说这病不严重？你让他病病看！

(21) 这么贵的东西，你丢丢试试，看心不心疼！

第四，将表示轻松、随便的意义单独强调出来，即将“轻松义”单独列出。对于“轻松义”，学界同样存在争议。如王还<sup>7</sup>、刘月华<sup>8</sup>认为动词重叠具有“轻松义”，而李珊<sup>9</sup>、戴耀晶<sup>10</sup>则认为这是“在具体语句中引申得出的”。但同样，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明确出“轻松义”可以让学生更快地了解和使用动词重叠形式。之所以将“轻松义”单独列出，这因为“轻松义”有其出现的典型语

7 王还：《动词重叠》，《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第116页。

8 刘月华：《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第52页。

9 李珊：《双音动词重叠式ABAB功能初探》，《语文研究》，1993年第3期，第23页。

10 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9页。

境，即“惯常”和“多项”。“惯常”是指动词重叠形式的“轻松义”一般出现在“惯常”时态中，这与“轻微义”多出现在已然时态、“委婉义”“尝试义”多出现在未然时态相比，具有独特性；“多项”是指动词重叠形式表达“轻松义”时，一般需要两项以上的动作行为并列才可以，否则成句程度较低。如：

(22) 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听听歌、看看书。

(23) \*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听听歌。

只有一项动作行为的(23)句可接受程度较低。因此，动词重叠在表示“轻松义”时具有特殊性，应该在语法点中单独展示。

## 五、动词重叠用法的教学建议

第一，动词重叠形式在语法上主要是作谓语，且较少直接作谓语，一般是以复杂形式作谓语。所谓的复杂形式作谓语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前面带有状语成分；二是后面带有宾语成分；三是处于连谓或兼语结构之中。

动词重叠形式直接作谓语时，具有口语风格，在口语中较为常见，但在书面语中较少。据李珊<sup>11</sup>统计，重叠动词形式直接作谓语的比例只占5%左右。如“你想想”的可接受程度就高于“你斟酌斟酌”。

初级阶段，学生接触到的汉语以口语为主，可以强调动词重叠形式在语法上主要作谓语。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sup>12</sup>中学生的偏误来看，句法位置的偏误比例是较高的。基于此，在中高级阶段，可以在语体风格上限定动词重叠形式的语法功能。

虽然动词重叠并非绝对不能作谓语以外的其他句法成分，但所受到的限制都比较大，通常无需在教学中体现。

第二，将祈使句和意愿句作为动词重叠出现的主要句式，动词重叠形式在表达小量意义的基础上引申表示委婉和礼貌。

11 李珊：《动词重叠式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12 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是北京语言大学开发的母语非汉语的外国人参加高等汉语水平考试(HSK高等)作文考试的答卷语料库，网络地址为 hsk.blcu.edu.cn。

祈使句和意愿句在自然语言中也是动词重叠出现的主要句式，因此在教学中也应将其作为主要内容。在这类语境中，动词重叠形式主要表现的是“委婉义”。我们要明确，“委婉义”的内涵是降低言语行为的“影响度”，是一种隐性的礼貌表达，语气多表现得较为客气。因此在明显不具有礼貌意义、带有命令等生硬语气的句子中，不使用动词重叠形式。如：

(24) 我就要看电视！

(25) 我想看看电视。

显然，两句的语气是不同的。

第三，将轻松、随便的意义和惯常语境建立联系，强调动词重叠形式的“轻松义”表现的是惯常的、带有休闲性的动作行为。在语义上，不具有轻松、休闲意义的词语或语境，一般不能使用动词重叠形式“轻松义”。如：

(26) 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听听歌、看看书。

(27) \*周末的时候，我喜欢欣赏欣赏音乐、浏览浏览书籍。

“欣赏”和“浏览”都是可以重叠的动词，但是在句(27)中并不成立，主要原因就是“欣赏”和“浏览”具有一定的书面语色彩，而书面语具有“郑重”“严肃”的语义语用特征，和“轻松”“随便”的意义冲突。

第四，动词重叠形式在现场语境中具有描述性，表示“轻微义”，这也是“A了A”形式的主要用法。描述性的用法不出现在未然语境中，因此描述性的“轻微义”和“委婉义”可以看成是对立的。

“描述”具有现场性，出现的语境可以是已然，也可以是当下的，强调的是描述一个动作行为，而不是表述某一个事件，因此能够进入其中的大多是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具有较强的动作性。从结构上看，“描述”常常出现在连续的动作行为中，作为前一个动作行为。

(28) 他摸（了）摸她的手，有点儿凉。

(29) \*那天，我和妹妹在家玩玩玩具。

显然，（29）并不是描述一个动作行为，而是叙述一个事件，因此不能使用动词重叠形式。根据我们在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对动词重叠形式使用偏误的检索，这类偏误也是比例较高的。

在解释这类偏误现象时，很多研究者将其解释为句中的动作行为不应表达小量意义（不具有“轻微义”），因此不能使用动词重叠形式。这一解释看似正确，但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学生并没有理解为什么这里不能表达小量意义。我们把“轻微义”和“描述”“现场”等关键词联系起来，更便于学生对是否使用动词重叠形式进行判断。

## 六、动词重叠制约因素的教学建议

动词重叠形式在使用上的制约因素较多，除了通常的语义条件、语用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外，句型句式、句子人称、动词的构词方式等都会动词重叠形式产生制约。显然，我们无法将如此复杂的制约因素全部纳入国际中文教育之中。因此，我们选择主要的、覆盖面较广的制约因素作为教学内容。

### （一）语义制约因素

适合在初级阶段进行教学的意义制约因素是动词重叠的动作小量意义。一般认为，动词重叠表示的是动作的小量意义，因此在句中有表示大量意义的词语时，入句会受到较大的限制。

(30) 有点儿累了，我们稍微坐坐吧！

(31) \*我们拼命地拍拍门。

(32) \*我一整天都看看电视、听听音乐。

(33) \*他总是不停地说说他的想法。

这里，有表示大量意义词语（如“拼命、总是”）的句子，都不能接受动词重叠形式的进入。

## (二) 语法制约因素

在语法上，动词重叠形式受到的制约也比较多，如前面提到的充任句法成分的限制，再如“把”字句中的限制等。在初级阶段，适合作为教学内容的语法制约因素主要是宾语限制和补语限制。

宾语限制主要指数量宾语限制和疑问宾语限制，即动词重叠形式的宾语不能为数量短语，也不能为疑问成分。

实际上，动词重叠形式并不必然排斥数量宾语，而是排斥无定宾语。孙朝奋<sup>13</sup>、李宇明<sup>14</sup>等都明确指出，动词重叠式的宾语应该 是无定无指的，或者是有指有定的，而不能是有指无定的。但对于初级阶段的教学而言，将宾语限制表述为数量宾语更为清晰。如：

(34) 咱们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35) \*咱们讨论讨论两个问题。

宾语为数量短语“两个问题”时，谓语动词不能是动词重叠形式。

疑问成分其实和无定成分一样，都具有未知性。动词重叠形式的宾语排斥未知成分，也排斥疑问宾语。如：

(36) \*你想尝尝什么？

补语限制指动词重叠形式一般不能再带补语成分。如：

(37) \*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拍拍掉。

## (三) 语用制约因素

动词重叠形式受到的语用制约也比较多，如“AA”的口语性、“A—A”的正式性等。显然，这些教学内容并非都能够在初级阶段进行教学，在中高级阶段逐步完成更为合适。

13 孙朝奋：《汉语数量词在话语中的功能》，戴浩一、薛凤生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

14 李宇明：《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第83页。

我们认为需要在初级阶段教学的是语用制约因素是“主观积极性”。

动词重叠具有主观积极性，最简单的阐释即是说话者主观上倾向于该动作行为的发生。“主观积极性”可以通过词汇、句法、语用等不同层面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动词重叠入句并不需要词汇、句法、语用都层面都具有“主观积极性”，不具有“主观积极性”的词语，可以通过句法、语用上“主观积极性”的强化，进入动词重叠；而反之，“主观积极性”越强的词语，对句法、语用的要求就越低。

(38) 你得多批评批评他。

(39) \*你不能批评批评他。

(40) \*你怎么可以批评批评他。

虽然“批评”带有消极色彩，但很明显，(38)的“批评”是说话人所主观期待发生，具有主观积极性；而另两句则相反，是主观消极的，因此不能使用动词重叠形式。

## 七、结语

学界对动词重叠形式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研究成果众多、角度各异，但关于动词重叠形式的问题依然还大量存在着。本文从国际中文教育出发，依据大纲、教材、HSK中的相关内容，探讨动词重叠形式的相关教学内容。如何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简单、全面地展示动词重叠形式的相关知识，让学生在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两方面都能较快地接受、理解并运用动词重叠形式，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 参考文献

1. 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2. 范方莲:《试论所谓“动词重叠”》,《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
3.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年。
4. 李人鉴:《关于动词重叠》,《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
5. 李珊:《动词重叠式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年。
6. 李珊:双音动词重叠式 ABAB 功能初探,《语文研究》,1993年第3期。
7. 李宇明:《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1期。
8. 李宇明:《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
9.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刘英林:《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 刘月华:《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
12. 齐沪扬:《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研制的一些具体问题》,《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2019年期。
13. 齐沪扬、韩天姿、马优优:《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建构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4. 单宝顺、齐沪扬:《从“小量”意义看汉语中“礼貌原则”的隐性表达》,《汉语学习》,2014年第5期。
15. 邵敬敏、吴吟:《动词重叠的核心意义、派生意义和格式意义》,《汉语学报》,2000年第1期。
16. 孙朝奋:《汉语数量词在话语中的功能》,戴浩一、薛凤生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年。
17. 王还:《动词重叠》,《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18. 朱景松:《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1998年第5期。